

槐荫新语

爱美不伤美 踏青莫踏德

蒺藜

阳春煦暖,柳绿花红,人们都喜欢在这大好时节出门踏青赏景,舒活筋骨。城市公园里、乡间田地边、山脚下、溪水畔,人们呼朋引伴、扶老携幼来观景赏花,拍照留念,为春天的美景增添了祥和喜乐的气氛。然而,在这一幅幅美景图中,有时会出现不和谐的“色彩”。

我在省会三环水系边的绿道散步,有时会发现令人气愤的事情。前几日,迎春花开得正艳,可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花枝被弃于路旁。那天,我看到几个大人带着孩子在游玩,几个孩子在折迎春花,我上前说:“小朋友,看花不要折花,花也会疼的!”几个孩子惊异地抬起头看着我,停下手不说话。有个女子招呼孩子:“快过来!”其余

大人都冲着我翻白眼,那意思分明是怪我多管闲事。孩子不懂事,难道大人也不懂得爱护花草树木吗?有人阻止孩子折花,居然还心生不悦。

前两天,我竟然看到有两个五十多岁的人在折桃花枝,男人折,女人接,等我喊着上前制止他们时,他们已经折了一大把。见我到来,女人有点不好意思,那个男人还瞪了我一眼,拿着花枝,开上三轮车扬长而去。身边的桃树在春风里缺臂断肢,着实令人心痛!桃花正鼓着花苞,即将绽放,看样子他们折回家是插花瓶的。可是,如此自私地据公众之美为己有,请问二人:你们的家,能因为桃花而更美吗?

以上行为虽不是什么大恶,但确实损害了自然之美,损

害了公共资源,当事人应该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,否则,踏青践踏了文明,丢失了德行,就真的得不偿失了。

石家庄是我们石家庄人共同的家园,她的文明美丽,需要大家来建设,更需要大家来维护。

一直以来,石家庄市政府不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,改善生态环境和民生环境,使省会变成了街道宽敞明亮、绿地公园星罗棋布的美丽都市,滹沱河焕发生机,太行山再披新绿,昔日的臭水沟被修建成清渠水系,多年的乱石滩被建成湿地公园,垃圾山被改建为公园绿地……如今,省会又在加大力度拆除违建,不仅是为了消除安全隐患,还要还空间于城市,还绿地于人民,还公

共配套服务于社会,打造我们的美好家园。我们在享受美好环境的同时,应该想到其来之不易。我们热爱自己家园,就要建设好她,保护好她,加强自己的文明修养,为她的美丽贡献一份力量。

最近看省会的城市规划,今年又会有十几座绿地公园于年底建成。但是我想,如果心灵的绿地建不好,城市的绿地建得再好,也会让美丽石家庄大打折扣。所以,我们都不希望再看到攀花折木、践踏草地、在公园捞鱼等不文明行为。请大家自律,也请广大市民看到不文明行为后敢于制止,也希望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巡查力度。

最后呼吁大家,要爱美不伤美,踏青莫踏德。

春分时节

春分,是24节气中的第四个。此时,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明媚的春天。阳光温暖,百花争艳,万物生长,生机勃勃。

北方的春天来得晚,立春虽说是春天的开始,但真正意义上的春天却远未到来。而到了雨水节气,不光雨水难得光顾,甚至天上依然会飘来雪花。好不容易盼到惊蛰,大地回暖,麦苗返青,地里有有了蝼蚁,空中飞起流萤……当人们以为就要花红柳绿的时候,春天却一转

身,留下一个料峭的背影,迟迟不肯露脸。到了春分,几乎一夜之间,天地就换了容颜。它如同一个响亮的鼓点,“咚”地一敲,春的大幕便一下子拉开了,春之曲也随之进入高潮。杨柳依依,桃花吐蕊,草长莺飞,绚丽的春天,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了。

春分一到,父亲的脸上仿佛沐浴着春风,他常常哼着小曲去村边的自留地。别看那只是3分地,对父亲来说却是他

的伊甸园,承载着他的希望和欢乐。一方田地,他精耕细作,每季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头年秋天,父亲种上了麦子。如今,在春风的沐浴下,小麦一派葱茏,青翠欲滴。父亲俯下身子,用手爱惜地摸摸麦苗,眉目之间绽开笑颜。父亲挑起水桶,迈开大步到水塘里去挑水,一趟一趟,不知疲倦。他坚实的脚步,在春天的大地上书写了一串串诗行。一桶桶水灌进干涸的土壤,浸润着饥渴的麦根,冒

着水泡,发出轻轻的“滋滋”声。那是土地在快活地轻吟,那是麦苗们在表达谢意。

其实,我们也应该向父辈致谢,是他们用辛勤劳动养育了我们,是他们用言行告诉我们:只要怀有对生活的热望,再困苦的日子也有奔头;我们还应该向大地致谢,是她用博大的胸襟托起了我们的生命,给予我们生活的源泉。春分时节,大地变得缤纷炫丽,焕发出生命的希望和光彩。

刘明礼/文



共抗疫情 刘广英/书

诗歌集萃

战胜疫情

杨凤鸣

天气骤变倒春寒,疫情趁机又复燃。奥密病毒长翅膀,全国各地到处蹿。钻进身体把人害,萎缩脑子损器官。天使挥剑砍毒翅,日夜鏖战冲在前。勠力清零斩病毒,战胜疫情迎春天。

抗疫必胜

段银贵

又起新冠肆虐行,瘟妖多地再逞凶。白衣妙手歼毒疔,防控除疴定打赢。

植树记忆

我家打谷场和老宅里的树木,很多都卖了钱补贴家用。我父亲植树,我和弟弟植树,我儿子也植树,三代人接力,一茬一茬小树长大成材,变成财富来帮助我们。

打谷场周边的树木是父亲植的。植于何年不知道,只记得父母带我去碾麦,大晌午我睡在树荫下,微风轻拂,觉得很舒坦。后来家里盖房子,放倒了那些树木做梁檩,我们一家人就生活在它们架起的屋宇中。打谷场入社归集体,父亲后来栽的树木也归了集体。

我长大后,父亲带我在老宅里植树。我家庭院宽敞,从前门到后门一百多米长,只是堆满了坍塌的老屋废墟。父亲母亲下地回家,只要有空儿就一点一点地往外背。我长得身体能背动畚箕了,就帮着父母背土、背砖头。不读书了,平整老宅成为我踏入人生的第一步。母亲唤我换衣服,看见我肩头的包和手上的泡,心疼得把我揽在怀里哭。我像愚公移山一样,背光了院子中的所有废墟。清明节,父亲从集上买来一捆手指粗的椿树苗,栽在院墙边和大门口。麦收后,我又趁着板硬的土地被雨水润透,一锹一锹地深翻,栽了葱。因为是多年荒废的生茬地,到秋后葱白长得有胳膊粗。但大葱并没影响树苗生长,椿树一年比一年长高长粗,不几年就成材了。

院里植树的第一笔收益,是刨小椿树卖扒泥杆。到了冬天,生产队拔塘泥肥,以椿木做的扒泥杆最好,不光

结实直溜而且淋水快。我把剥去皮的小椿树推到集上卖,没张嘴就被抢光了。母亲让我用那些钱买回粮食,还让我给她孙女扯一块花布做襁褓。

次年,我们一家人把后院开辟成棉田。一场大风刮来满地榆钱,雨后长出成垄的小榆苗。我要拔掉,父亲说留着吧,这老天爷送来的东西,或许有大用处。小榆树长得快,经过几年去弱留壮,到1976年,树干都长到小碗口粗了,长成一片葱葱郁郁的榆树林。大地震后搭简易房,榆树成了难找的好材料,连亲戚朋友也解决了困难。恢复高考后,原来留的椿树长到盆口粗,放倒卖钱,给弟妹们交了学费。

后来,我们兄弟进城,父亲母亲带着孙子在院里栽了几行洋槐。洋槐长得更快,房前屋后一片绿荫。五月槐花开,像从天上飘下一片洁白的云彩,香气馥郁,蜜蜂飞舞。槐花谢了,绿枝嫩叶,鸟雀流连。那时,我们每到节假日就回家,在房前的树荫下吃饭,凉爽而又惬意,更增加了对家和故乡的眷恋。

我父亲高寿100岁,母亲92岁,仙逝都在8月份。当时正是末伏刚结束的热天,为父母办丧事,因为院里有浓密的绿荫遮天,我们并没有感到酷热难耐。乡亲们无不感慨:这都是两位老人家给你们积下的德行啊——植树就是积德,我心里忽然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。

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。有生之年我还要继续植树,树木以育材,树人以广德。

刘振广/文